

晴枝弄浅

■汤琴

每年的三月四月五月，都不想离开乐清，因为不舍得次第开放的花。

江南乐清，春天就是春天的模样。初春还是风寒意料峭，不消几天，就暖和温润，吹得花树心痒痒，一株一株地连着绽放，此起彼伏。

乐清的花，似乎多的是桃花、李花、梨花、樱花、美人梅这几种，都是小朵花，但成片成林，粉的白的，就连绵成了花园花海，那是会把看花的人淹没的。

当然，油菜花和紫云英也极甚多，但因过于朴实，花就没了风流风韵，叫人很难动点心思。

那诗词里别样风情的杏花和海棠，间或有见到，但没有很多，也不知为何无人多栽种，是怕太妖娆招是非么？桃花在这两种花面前，除了有点粉色，那是太实在了。

杏花的样子楚楚清纯，骨子里是惹人的，沾染点春雨，那是若有若无的清凉情刀。海棠却是样子就长得妩媚极了，娇艳的容颜，含笑的媚眼，白天看到时不敢直视，总想把它放到夜里去，再配上高高燃起的红烛，绯红绯红的艳色。

性子急的是广玉兰，高高的花树，花疏而浩雅。大抵是二月初，家后院的那株白广玉兰就兀自要展现了。从窗里看出去，前两日还是花苞，没几日就盛放，再过几日，都快开好了，也不等别的花。几日看尽它的一生，难免有些惆怅。不知是这棵特别些，还是广玉兰都如此的。树长得这么高大，花也算大的，但性情那么简单率直，无端叫人心里又是爱又是心疼。

五月初的蔷薇，是小青春小清新的花。花朵不大不小，枝条柔软。但说它娇弱，那满身的刺分明就是倔强。那说它强烈，若摘了几枝插花瓶里，看起来又好不娇软。它适合的是满满墙架地热烈绽放，尽情肆意，风吹微香。像十三四岁的的少女，和小伙伴们挤在一起，就张扬奔放了。

五月是石榴的五月，浓绿繁复的叶子中间有热情洋溢的火红一点点，花不大，但喜气。这几日站在阳台上看上去，心里面感谢这五月的天气，又有什么花抵挡得住夏天的骄阳？除了荷花。

我深刻地爱着荷花，因为外婆名叫莲，也因为它超凡脱俗不容人亲近轻慢。

茶花是乐清的市花，所以到处随处可见。但最好的也是一处满林子的花，在仙溪见过。茶花大红的最多，近看不能说不美丽，花朵大，瓣厚多。然而远看，整株花树真的又土又俗。更要命的是，花盛期过后，花



绣球花开。十月 摄

萎黄成破败的模样极其不堪，真是世上最难看的残花败朵。何必呢？如此极端。

在乐清几乎见不着的是牡丹和芍药。去年友人从洛阳带了两盆魏紫来，花开一季后，我再也无计让它二度绽放。把花瓣晒成干，花开紫色时有些浓重，干花的紫则像被阳光焯过，反而娇艳明亮。

五月初到的二十五枝芍药次第开放，千层亚已开出五朵，淡紫色的花瓣渐变成白色，轻柔地像一团云。皇冠开了一朵粉色的，端庄又妩媚。不知未开的都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？接下来这几日，它们会一一展示惊世容颜。想着，心里就觉得好。

这是芍药的季节，自然对它们诚意相待，为了相衬，又特意买了一个淡紫一个浅粉的磨砂花瓶。所有器皿的存在，必是为了等待那相相相契的物品，花，或者食物，或者别的什么。

盛开的芍药，是我见过最美的花朵。如玉的花瓣清致娇柔，层层叠叠，花开到极盛时，如玉晶莹剔透，幽香轻袅，真觉唯有天上明月才可以衬得上这绝世容颜。几日后，花慢慢枯萎，但只是蜷缩了花瓣，玉色不改，优雅依然，清美端庄。连老去都如此波澜不惊，大方得体。只是从开花到落瓣，转瞬间。

世上万花，各有其品。做花当做芍药，美成世间良药，让人余情美丽，心无遗憾。

五月初夏，别有意味的还有栀子花。浓郁扑鼻的香，不管是大花还是小花，放

一捧于客厅沙发茶几边，每一口呼吸都是香甜甜美的，是初夏夜风沉醉的欢愉，爽极了。中午还是半开，晚上已开好了，白瓷一般的花瓣，白到连香气都泛白光。

我们的浪漫，就是凉开水喝出清香，白米饭嚼出甜味，满目是草木欣欣向夏，晚风携栀子花香吹过来的时候正好在深呼吸，有相爱的人、有以爱为后盾的亲人。

属于我的最好的花是家里那盆茉莉，十年来了，年年春夏开花。

洁白，雅致，轻柔，但芳香盈盈清幽淡雅，玲珑花苞里藏着持久坚定的香，适合放在卧室，香气若隐若现，洁致安宁。

这对于我这般不善养花的人来说，很惊喜。

初时绿叶摇曳，忽然莫名枝枯，突又抽出新芽，再而叶黄。

我能怎样？除了把它放在窗边，有太阳晒太阳，有雨水吸雨水，偶尔记着浇浇水。没有太多牵挂，牵挂能让它长得更好吗？还是让它自由自在吧。我也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所以并未想过它会开会。

但花儿静静地开了，花苞一串串的。从枯萎的黄叶中抽出新生的绿叶，开出美好的花朵来。

把黄叶一片片剥离，也许会成肥料。还它青春的模样，简单干净。要相信生长，力量是蓬勃的。当街角园边地上铺满了深粉浅紫淡蓝绣球花的时候，夏天就来了，这无尽夏啊，热烈又夺目。

读郑愁予的人与诗

■南山渔父

台湾现代诗我读得很少，不是看不起台湾诗，而是在我成长的阶段，海峡此岸的诗已经生机勃勃了。两地相比较，此岸的现代诗于我更有地缘，在文化乃至语境上的亲近性。虽然如此，台湾那边几位名气较大的诗人我还是知道的，郑愁予便是其中之一。

郑愁予这个笔名很有古典气息，让人过目不忘。但以我之浅陋，实不知此名字之来源。10年前在66创意园的“一撮毛酒吧”，见到郑诗人本尊时，一位不在现场的年轻友人给我发来辛弃疾的词句：“江晚正愁予，山深闻鹧鸪”，才恍然大悟。本想去问邻坐的诗人本人，同桌的柯平说：“今天我正与人说起这事，他的名字肯定来自此词句。”

于是又想到台湾另一些诗人的笔名，如洛夫、余光中、痖弦、周梦蝶等等，个个都是与中国传统的经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就像一条流经数千年的文化之河，在他们的肉身中回旋而入，并挟着他们奔向未知的文化旅程。

柯平说，郑愁予两首诗堪称经典，一首是人所共知的《错误》，诗很短，其中如“我打江南走过/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”“东风不来，三月的柳絮不飞/你的心是小小的寂寞的城”“我达达的马蹄声是美丽的错误/我不是归人，是个过客”。我猜想，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应该是很多年轻写诗者的仿效对象。

还有人认为《水手刀》是郑愁予的经典之一，其中有句“一把古老的水手刀/被离别磨亮”，让我无来由想起王常权与我常唱的闽南小调《你爱少年经》。

我没有通读过郑愁予先生已发表的全部诗作，对他的总体诗风不好评判，但就目前读到的小部分而言，风格大约接近于晚唐的小令，或者说是晚唐小令的浅显版、通俗版、现代版，但这无损于我对台湾这一批诗人的敬意（对周梦蝶尤为顶礼有加）。

在这晚的“一撮毛酒吧”，柯平说了个关于诗坛的段子，说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，有个四川人是洛夫或余光中的亲戚，拿到一盒台湾现代诗的朗诵磁带，有人根据录音抄下这些现代诗的文本，在四川的文青圈中传播，这为后来四川诗人在全国的崛起打下了根基。老柯用略带



郑愁予先生有过两次乐清行。一次是2018年11月1日，“文学在乐清——抒写文坛名家与乐清的故事”项目启动，首期邀请大诗人郑愁予先生来乐清讲。更早一次是2015年11月25日，做客乐清一撮毛酒坊，并用维语演唱《达坂城的姑娘》，那晚一撮毛酒坊人气爆棚。 马叙 摄

夸张的语气说：“这可是武功秘笈啊！”虽引|人发噱，但的确出了大陆现代诗重新启动时的实情。

网上有人说，郑愁予本人是一个运动健将，诗中表现的却是一个多情书生；他有着极深的文学修养，却毕业于法商学院；身为现代派的主要干将，诗作却处处流淌着古典韵味；他的诗婉约犹如李商隐，但豪放起来也酷似李白。

在这晚的“一撮毛酒吧”，他坐在一张厚木椅上，戴着一顶贝雷帽，八十多岁的老先生精神气相当不错，若有人敬酒，便一口饮尽杯中酒之酒，真是一棵诗坛的常青树。可以看出，年轻时，他的身体是很棒的。有曼妙女子上台向他献歌或朗诵他的诗作，激起了他的情绪，便欣然上台演唱了两首新疆民歌，一首是《大坂城姑娘》的原始版，另一首是《塔里木河》，中气十足，气氛感人。更有从微信朋友圈获悉他来到乐清的年轻人，从四处的街巷赶来，不断与他合影留念，场面也很温馨。小城自有小城的妙处，而那夜的小城涌动起一股浓郁的诗意，凝聚在“一撮毛酒吧”中，在古老的银溪两岸扩散，久久不息。

山庄听雨

■刘文起

年岁渐增，久困于市廛喧嚣，心底常浮起陶渊明笔下那片田园的绿影。若能择山而居，竹影婆娑，菊香盈袖，鸡犬相闻，该是何等人生至境？

机缘偶至，承钱知春女士之邀，与昔日同窗——风骨清奇的画家陈锡虎、精于毫末之艺的微雕圣手陈耀宝、悬壶济世的良医陈成环，三位“陈先生”联袂赴约，同游钱女士位于西岑山上的玉翠山庄。此行恍然如赴古人邀约，足可一慰胸中丘壑。

车子沿山路蜿蜒而上，如蛇行于青翠屏障之间。窗外，密密的竹林被风推涌，翻腾起深浅不一的绿色浪涛；山势愈高，回望来时路，竟已没入一片苍茫云海深处。几经峰回路转，林木掩映处，一道古朴围墙与一座木构台门悄然浮现，门楣悬匾，“玉翠山庄”四字端然其上，宛若青山眉间一点沉静的墨痕。

庄门开启，几只狗儿摇着尾巴亲热迎出，毫无猜忌之态。钱女士含笑相告，皆是收留的流浪犬，如今忠心为她守护山门。它们温顺如解人语，围拢脚边，眼神澄澈如山中清泉——原来犬性亦如人心，可以善念抚平漂泊的野性，驯出这般温厚模样。

入院，一排五间石砌楼屋赫然入目，石墙垒垒，却非笨拙古旧，与巧妙融入的现代线条浑然一体，如同在时光深处嫁接出新的枝芽。园中草木繁盛，矮木皆以精心构思的盆景，枝头繁花密匝，竟似无树不欣然绽放。这分明是主人以心泉日进浇灌、以情意时时修剪的无声诗篇。

绕至屋后，数株古树参天，枝干如龙蛇盘踞。樟树浓荫如盖，栗树枝头果实累累。主人指那古樟道：“此树几近百年风霜。”又遥指栗树：“秋深籽熟，不劳采摘，自会簌簌落落屋顶，又循坡而下，堆叠门前。”言语间，仿佛自然甘愿俯身，将山野慷慨的赠礼轻轻置于人的掌心，此等闲逸坐享，确乎山居独得的福分。

步入室内，墨香古意扑面而来。壁上悬有名家丹青，更有金山寺长老手书真迹，笔意疏淡处深藏禅机。一间静室供奉着藏传佛教唐卡造像，庄严妙相前，一缕轻烟袅袅升腾，牵系着凡俗与高渺，缭绕不绝于尘外。旧桌旧椅，俱是百年前风物，连卧榻中也分，日样

式，各具风骨——这山居腹地，竟悄然吞吐着大千世界的气息，是主人广博心性在空间里开出的奇花。

移步至二楼阳台，玻璃暖房四壁通明。钱女士邀我们于此小酌，佐酒茶点皆是山野风物：青椒苹果拌成鲜爽色拉，瓜子花生是泥土朴素的馈赠。其点缀之品，却是旧时农家腌菜白腊生（鱼生），却是我少时至爱。其闻闻臭吃吃香的至味，实乃外婆家的感觉。当年虹桥人将此物带给台湾的虹桥老乡，老乡感激涕零，当场作诗一首：“瓯江月映浪千堆，雁荡云深客梦回。簪笠扁舟何日见？一瓯白腊故人来。”我虽没有台湾老乡离乡悠远悠久，但久居城中，白腊生之类的乡味也是很难吃到的，如今见了，“一瓯白腊故人来”的感觉也是有的。更加主人拿出的酒，又是当年一酒杯中即暖意蒸腾的人参浸润的“老酒汗”，立马呷了一口，顿时甘醇与微辛之味交织入喉——此情此景，已不是孟浩然笔下“故人具鸡黍”的田园邀约，却是贺知章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重逢情景穿越过时空在此刻再现了。

正谈笑间，山雨骤至。豆大雨点密集敲打玻璃屋顶，初时如鼓点急促，继而如万弦轻拨慢捻，嘈嘈切切错杂弹奏。窗外山峦骤然失却轮廓，仿佛宣纸上泼墨渲染开来，天地被雨帘缝合成一幅朦胧的巨幅。水汽氤氲，在玻璃上蜿蜒出无数迷离的溪流；泥土与草木的湿润气息乘虚而入，悄然渗入暖房——我们围坐于水晶般方寸之内，雨声如天籁环绕，山色为墨晕染。这一刻，身心俱被雨声洗净，沉入一片无尘的澄明。

雨势稍歇，檐滴仍叮咚如磬。凝望玻璃上纵横的水痕，仿佛目睹时间在透明屏障上蜿蜒爬行的印记——原来人欲挣脱尘网，未必真需身居林泉。纵使片刻，灵魂若能栖于这雨中山巅的方寸琉璃之境，暂得浮生之闲，亦足可濯洗胸中块垒，如同远行客在迷途深处，蓦然窥见桃花源那幽微的洞口微光。

雨丝如幕，隔开了尘嚣。这片刻山居，竟是将心灵寄放于雨帘之内，暂作桃源中人——纵使明日仍须踏回人间烟火，玻璃窗下这方澄澈，已为倦游的魂魄，悄然筑起一座可回望的青山。

下山途中，一首七绝脱口而出：雨叩山庄玉翠鸣，风盈襟袖润秦琴。蔬鲈香引乡思动，一梦桃源寄远情。

夏至新蝉

■杨力

夏至到，新蝉叫。去年的蝉声犹在耳边，今年的新蝉又伴着盛夏如期而至。

一只蝉，对夏天的欢喜，正如一颗童心，对新蝉的期盼。盛夏铺垫出蝉的温床，而新蝉回夏天以歌唱，它们依附在树丛中，或拼命的话噪，或撕心的吼叫，缺了它们的加盟，夏天少了几分层次，夏韵更薄了几分滋味。

小时候，一声新蝉叫，预示着童年期盼的暑期不远了。暑期最吸引小伙伴的，便是和蝉打交道。

蝉，又名知了，在没羽化前，它们生活在地下，俗称知了猴。傍晚时分，知了猴从地洞里爬出，在树干上，在枝叶下，在草棵间羽化，第二天一早就变成了一只只新蝉。

童心与知了猴的亲近，可能源于天性。将知了猴捉回后，置于蚊帐，细观蝉的羽化过程，比教科书上的文字更易领会。后来才知道，一只知了猴在地下的成长期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，一只新蝉的诞生何其艰难。将羽化后的蝉放飞，源于童真，也是对生命的尊重，而且蜕下的壳可以入药，中医叫它蝉蜕。

祖国医学中，蝉蜕是个宝，可以明目、治风疹、疗感冒，很多中医方剂都离不开它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从小就知道蝉蜕能换钱，所以整个暑期，还是小屁孩的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树林里寻找蝉蜕。

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暑期已过去了差不多40多年。那一年老家的外婆病重，父母想带一点蜂蜜回去探望，无奈家底薄，于是我拿出了自己卖蝉蜕几年攒下的钱，足足20多元，把父母吓了一跳，因为这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笔“巨款”了。用“巨款”的一部分换回两瓶蜂蜜后，没有经验的父母十分珍惜，用旧衣服紧紧包裹置于纸箱，小心翼翼带回老家。殊不知热胀冷缩，盛夏里被密闭的蜂蜜膨胀炸裂，成了那个时代最难以释怀的一次心痛。

从蚊帐里放飞的蝉还能不能捉回来呢，这也是小时候我们最想揭秘的答案。蝉攀爬在高高的树干上，想要捉它们得想办法。用树棍把老屋院前院后的蜘蛛网掏一遍，形成很有黏性的蛛丝团，以后许置于竹竿的尖端，慢慢伸向树干上的蝉，趁其不备，把它们的羽翅粘得牢实。

捉到手里的蝉拼命挣扎，而且都是呆头

呆脑一个模样，是不是早上放飞的那只不得而知。捉到的蝉继续放飞，放飞又捉，捉了又放，只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童趣。

蝉是有天敌的，其中最大的天敌是一种叫“伯劳”的鸟。这种鸟有画眉大小，但是更矫健，喜欢独来独往，一般置身高处，睁着一双鹰眼，一旦看见飞过的蝉便穷追不舍。有时候，蝉从低矮的果树或高大的杨树间受惊，腾空掠起呈“之”字型飞越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方猛地蹿出一只“伯劳”狂追不止，尽管这只蝉凶多吉少，我们看见了还是使劲吆喝，既是驱赶“伯劳”，也是为小小的蝉加油。

从虎头虎脑的知了猴，到能换钱的蝉蜕，再到羽化后呆头呆脑的蝉，一生不容易且一身都有趣的蝉成为一颗颗童心最想守护的精灵。即便后来知道了猴不管油炸还是煮卤都是一道既美味又营养的佳肴，我也是注定不去食用的，这份固执坚持了几十年。

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。不管话噪还是嘶吼，蝉鸣可能是夏季最有催眠效果也最容易被人接受的“噪音”；而不论时光过去多少年，“微月初三夜，新蝉第一声”，则是留在童心里最有趣味的夏天记忆。

葇染流年

■李仙云

刚从热气腾腾、极具烟火气的菜场跻身而出，就与那黛紫盈盈的桑葚果撞了一个满怀。挎篮叫卖者是个看上去质朴敦厚的中年女子，她说清晨刚从自家院落采摘下的，果粒上还粘着细小的莹莹露珠。路边的香樟树上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“算黄算割”布谷鸟的脆鸣声，又是一年麦子黄时桑葚熟，轻掐一粒含于口中，那酸甜醇香甘之如饴的童年“老味道”，激活味蕾也唤醒记忆，刹那间，悠悠往事宛如插了羽翼般，扑棱棱飞至眼前……

在漫漶岁月的那头，在如火如荼的骄阳暴晒下，举目四野里麦浪翻滚，童年的我们在大人们镰刀割过之处拾着“漏网之麦”。那时地畔有几棵高大的桑树，够得着的低处早在桑葚青涩之时，就被采摘一光了。那些“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”的男娃儿，出溜几天，就如只猴猴般窜上树顶，一边美滋滋地拉扯着枝桠囫一粒入口，一边吧唧着嘴贪婪着树下伸长脖子直咽口水的女娃们。我则灵机一动对两腿骑坐在树顶的栓子大喊：“栓子，给我摘些，我给你

买雪糕。”一看到雪糕就迈不动腿的栓子一句“好咧！”便猴急猴急地爬往高处给我一粒粒采摘，稍顷麻利地快如闪电顺树溜下，他倾囊掏出那一粒粒如玛瑙般诱人的紫果儿，如数放到了我的手绢上。随即喜滋滋接过还冒着冷气儿的雪糕，惬意地在树荫下搭个二郎腿抿雪糕了。那清甜若蜜的桑葚，食之如风过田野，染黑了唇齿，也滋润了童年干涸的味蕾。

年少时曾在陕北一所子弟学校就读，每天晨读时，我们便手捧书本，或踱步于河畔，或坐在紧挨学校的一处宽敞的窑背上，我则极喜落坐于校园一隅的桑树下。彼时我正上初一，一遍遍老和尚念经般背诵着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：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葚……”面对那轮从山巅冉冉升起的红日，我神思犹如飘进了鲁迅先生那油蛉低唱、蟋蟀弹琴的有着无限趣味的百草园。正值麦黄紫紫的农忙时节，家住农场果园的同桌，悄悄地走进身边递给我几粒圆润饱满的“紫红的桑葚”。那汁液饱满酸甜爽歪之感，食之味蕾生花般妙不可言。当轮到我去给老师背诵时，匆忙中

竟忘擦嘴角，背得磕磕绊绊惹得老师一阵数落：“那‘紫红的桑葚’吃了，怎么还背得跟挤牙膏一样，重新再背！”隔着悠长的岁月想起那染红的嘴角，还让我羞赧面赤。我国是蚕桑文化的起源地，华夏先祖们早在几千年前就靠植桑养蚕赖以生存，桑树由古至今无数次出现在古籍典籍中，也是《诗经》中提到最多的植物。“翩彼飞鸉，集于泮林，食我桑黹，怀我好音。”这出自《诗经·鲁颂》的描述，让我犹如置身千年前的泮宫水滨，锦旗飘飘鸾铃悦耳，战胜了淮夷，举国欢庆赞颂鲁侯功绩之时，连被视为恶鸟的猫头鹰都翩跹展翅落于泮林，啄食了美味的桑葚，连那原本凄厉惨人的叫声，都变成了柔和“好音”，后人因此以“食蕘”来喻人感恩变善。

“葇红黹繁簇成堆，但摘儿童莫更猜。说与故园风物好，玉盘冰醴浸杨梅。”人生如寄缥缈若萍，我兜兜转转竟飘至这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故里，慢读诗篇，品咂江南之鲜果，可味蕾却储满了三秦故土之绵醇。桑梓之地，父母之邦，这盈于唇齿的汁液里，凝入的是我对故土乡情那份浓得化不开的眷恋。